

安珀志

[美] 罗杰·泽拉兹尼 著 胡纾译

安珀九王子



科幻世界

NINE PRINCES IN
AMBER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NINE PRINCES

2

琥珀九王子

[美] 罗杰·泽拉兹尼 著
胡纾 译

AMBER



科幻世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Nine Princes In Amber (The Great Book of Amber 1)
Copyright © Roger Zelazn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ananza,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珀九王子 / [美] 泽拉兹尼 著; 胡 纾 译.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2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ISBN 7 - 5364 - 5920 - 3

I. 安… II. ①泽… ②胡…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8658 号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安珀志】

安珀九王子

著 者 [美] 罗杰·泽拉兹尼
译 者 胡 纾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印张 6.25 字数 120千 插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年3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6年3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册
定 价 17.00元

ISBN 7-5364-5920-3/I·91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ROGER
ZELAZNY

罗杰·泽拉兹尼

和他的《安珀志》



罗杰·泽拉兹尼（1937~1995）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6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就在这一年，他开始了自己传奇般的创作生涯：三十多年间，六次获得“雨果奖”，两次获得“星云奖”。

在科幻与奇幻小说史上，1962年是十分重要的年份，也正是这一年，厄修拉·勒古恩、塞缪尔·德兰尼和托马斯·迪许等人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泽拉兹尼和他们一起，掀起了美国“新浪潮”的巨浪，并成为这一创作流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与传统硬科幻不同，新浪潮作家更注重人物的塑造，而非堆砌技术细节。他们将笔触深入人物内心，并大胆探索此前一直受到传统科幻小说忽视的心理学、社会学领域。泽拉兹尼对这一流派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个将神话体系引入科幻小说的创作。最好的例子就是他的名作《光明王》。

在《光明王》中，泽拉兹尼引入了大量印度教、佛教的内容，其中的人物甚至直接用了印度教诸神的称呼，如梵天、湿婆、阎摩、阿耆尼等等，书中主角干脆以佛陀为名，而且人物性格也与他们的神明称号有许多相近之处。这样一来，小说获得了更大的维度，显得气势恢宏，壮丽非凡。

也许是出于对神话的喜爱，泽拉兹尼很早便开始了奇幻创作。终其一生，他始终是个科幻、奇幻双栖作家。他的科幻作品汪洋恣肆，想像奇特，加上神话架构，从形态上看非常接近科幻小说；而他的奇幻作品设定严谨，又可以明显看出大量借鉴了科幻小说中的概念。

无论科幻还是奇幻，泽拉兹尼笔下的人物都常常是近于天神的超人，由此不仅增加了作品的传奇性，更赋予作家一个远远高于常人的视角，居高临下，俯瞰人类的社会与历史。

泽拉兹尼的语言也是极有特色的。总体上说，他的文笔雄壮瑰丽，像一首长诗，但其中也有变调：嘲弄、戏谑。它们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泽拉兹尼鲜明的个人风格。

著名奇幻作家乔治·马丁说：“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科幻作家，他彻底改变了这个领域的面貌。”

而著名科幻作家特里·本森则说：“为了罗杰·泽拉兹尼的《安珀志》，我感谢上帝。他无情地涤荡了传统奇幻作品陈腐的中世纪气息，彻底改变了奇幻的面貌，挽救了这个日渐无聊的文类。”

泽拉兹尼的科幻代表作是《光明王》，而奇幻代表作则当属《安珀志》。

《安珀志》是一部鸿篇巨制，它的第一部《安珀九王子》于1970年甫一面世，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末期，这部巨著的上卷全部完成。上卷共分五部，以琥珀王子科温为主角，分别是《琥珀九王子》、《阿瓦隆之枪》、《独角兽之兆》、《奥伯龙之手》和《混乱宫廷》。进入八十年代后，罗杰·泽拉兹尼致力于下卷的创作，以科温之子为主角，创作了《厄运主牌》、《琥珀之血》、《混沌之兆》、《影子骑士》和《混沌王子》，直到1991年，《琥珀志》全书才得以完成。

《琥珀志》的创作历时二十年，泽拉兹尼双栖作家的强大融合能力在这部巨著的设定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琥珀志》的设定是：宇宙间只有一个实体，这就是琥珀，其他无数世界都是这个实体投射的影子，比如地球，只不过是琥珀投下的无数影子之一；只有琥珀的王族有能力穿行于这些影子世界。具体地说，任何有可能存在的事物都存在于某个影子之中，琥珀的王子只需在自己头脑中想像、调整，便能一步步前往这个影子，或者说让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一望可知，这种设定几乎完全就是科幻小说中的平行世界。泽拉兹尼自己对此也毫不讳言。他在书中写道：“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平行世界；如果你喜欢，可以称之为多元宇宙；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疯子的臆想，随你的便。我管它们叫影子。”

琥珀的地位如此重要，于是自然成了各种势力竞相争夺的目标。小说一开始，琥珀王子科温在影子地球上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丧失了记忆，而不同寻常的事件却又接二连三地发生自己身上，他抓住这些事件，一步步追踪下去，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明白自己的遭遇原来是同为琥珀王子的兄弟们所为。由此，小说进入第一个环节，琥珀王子们争夺王位的斗争。

安珀的王子们个个拥有超人的体力、智力和意志力，加上穿行影子世界的能力，他们已经近于神明。事实上，他们在许多影子世界被人奉为神祇。这些王子充分利用影子世界居民对他们的信仰，从影子中招兵买马，筹集各种资源，将这些力量投入安珀王位争夺战。

血腥厮杀之后，科温夺取了安珀王位。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黑暗势力又将魔爪伸向安珀。外患当前，内乱又起，安珀内部也发生了可怕的背叛和出卖。科温必须面对重重挑战。

就这样，伴随着科温的人生历程，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呈现在读者面前。随着情节发展，安珀的历史、变化也逐步展现。除了书中人物，安珀本身也成了一个角色，先隐居于幕后，然后逐步凸显，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安珀志》的语言十分受人推崇。叙述语言简洁古朴，给人一种雄壮、刚健之感；景物描写富于诗意，颇有莎士比亚之风；而人物对话则常带调笑的口吻，与三十年代著名侦探小说家雷蒙德·昌德勒很相似。

精巧的设定、紧张激烈的情节、英勇威武的人物、刚健风趣的语言——这便是《安珀志》。

泽拉兹尼成功地对托尔金所创造的现代奇幻传统进行了革新，将现代元素、科幻元素融入奇幻。在他笔下，既有传统的策马比剑，又有汽车追逐、弹雨枪林；既有奇种异族，又有平行时空；既有传奇英雄、宫廷阴谋，又有日常生活、生老病死。

从泽拉兹尼起，奇幻有了改变：更好看、更精彩，也更富于生机。

李克勤

—

仿佛从永恒的混沌中苏醒。

我试着动动脚趾头，成功了。我发现自己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双腿被石膏裹了个遍，但至少我还能感觉到腿的存在。

我使劲闭上眼，又睁开，一共三次。

房间终于不再晃个不停。

我他妈到底在哪儿？

迷雾渐渐散去，所谓记忆的玩意儿又回来了。我记起无数的夜晚，还有护士，还有针头。每次我稍微清醒些，就会有人进来扎我一针。一直如此，没错。但现在，既然我感觉自己已经好了一半儿，他们就得适可而止了。

他们会吗？心头一震：也许不会。

我对人类动机的纯洁性有些与生俱来的怀疑，这会儿，这些怀疑一窝蜂地跑来压在我胸口上。我突然明白了：我被注射了过量的麻醉剂。在我看来，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这样对我；换句话说，如果是有人付钱让他们干的，他们就不可能停手。一个声音对我说：好的，保持镇定，还要装出昏昏沉沉的样子。想出这个主意的是最坏的那个我——没准儿也是最聪明的那个我。

我这么做了。

大约十分钟以后，一个护士从门外探进头来。我呢，自然是

呼呼大睡。她转身走开了。

到这时，我隐约想起了一点儿来这里以前的事情。

我似乎出了什么意外。之后的事模模糊糊的；至于之前发生了什么，那就更是毫无头绪了。但我记得自己先被送进另一家医院，后来才被带到了这儿。为什么？我不知道。

不过，我的腿感觉还不错。不知从摔断腿到现在已经过了多久——我确实知道自己摔断了腿——但我想我还能站起来。

所以我试着坐起身子。全身肌肉乏得要命，这一动费了我老大的劲儿。外边是漆黑一片，从窗户看出去，只有孤零零几颗星忽闪着。我冲它们眨眨眼，接着把双腿挪到床沿上。

我觉得昏头昏脑，好在这股子晕劲儿没多久就退下去了。我站起来，抓紧床头的铁杆，然后迈出了第一步。

好。腿还撑得住。

2

所以，从理论上讲，我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现在就可以走出去。

我回到床上，伸展开四肢，开始思考。刚才那阵折腾让我浑身冒汗，抖个不停，一大堆圆溜溜的糖果在我眼前晃啊晃啊。

危险，情况紧急……

我想起来了，那次事故是车祸。闹出的动静可真不小……

门开了，光线透了进来。我眯起眼，从睫毛下往外看。原来是个手拿注射器的护士。

她向我的病床走过来。这人看起来像个女嬉皮士，深色头发，粗胳膊。

她靠近床边，我坐起身子。

“晚上好。”我说。

“怎么——晚上好。”她回答道。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我问。

“我得先问问医生。”

“去问吧。”

“请把袖子卷起来。”

“谢谢，不用了。”

“我必须给你打一针。”

“不，你用不着这么干。我不需要。”

“恐怕这得由医生说了算。”

“那就把他找来，叫他给我说。不过在这之前，你别想在我身上扎眼儿。”

“恐怕我必须执行命令。”

“艾希曼^①也这么说着，瞧他落了个什么下场。”我慢条斯理地摇着脑袋。

“好吧，”她说，“但我会把这件事报告给……”

“请便。”我说，“还有，顺便告诉他，我已经决定明早出院。”

“那是不可能的。你连路都没法走——还有内伤……”

“咱们等着瞧吧。”我说，“晚安。”

她根本没搭理我，转身就走。

于是我又躺在床上，动起脑筋来。这地方瞧上去像是个私立医院，这就是说，有人在帮我料理账单。我认识这个人吗？我的脑海里没出现任何亲戚的影子，也没有朋友。还可能是谁？敌人？

我又想了想。

一片空白。

想不出有谁会资助我。

我突然回忆起一个细节：那次事故原来是车祸。我开车冲出悬崖，掉进了湖里——只能想起这么多。

^①艾希曼：1906~1962，纳粹德国犹太人事务处处长，对大屠杀负有重要责任。1960年被以色列逮捕，他辩称自己只是执行命令，后被处决。

我……

心脏猛地一抽。转眼间，我汗流浹背。

我不知道我是谁。

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坐起来，把身上的绷带全给拆了。绷带下的血肉似乎已无大碍，看来我的自作主张并没捅什么娄子。我从床头栏杆上撬下一根铁棒，用它敲碎右腿上的石膏。我突然有种感觉：必须赶紧离开这儿，我还有事要办。

我试了试右腿。没问题。

我敲碎左腿的石膏，起身向壁橱走去。

里边一件衣服都没有。

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我回到床上，用被单遮住石膏碎片和报废的绷带。

门又一次被推开了。

接着，灯光照亮了整间屋子。一个五大三粗的家伙站在墙边，他穿着白大褂，一只手还停在电灯开关上。

“怎么回事？我听说你在找护士的麻烦？”看来没必要再装睡了。

“我不知道。”我说，“怎么回事？”

从他皱起的眉头看，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把他弄糊涂了。过了一两秒钟，他说：“你该打针了。”

“你是医生？”我问。

“不是，但医生让我给你打一针。”

“我拒绝，”我说，“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你想怎么着？”

“这一针你挨定了。”说着，他绕到了病床的左边。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一枝注射器，刚才他一直遮遮掩掩地不想让我看见。

我给了他一拳。照我看，这一拳够他受的，正好落在皮带扣

下边四英寸的地方。他膝盖一软，跪在地上。

过了好半天，他才挤出一句：“操你妈！”

“再靠近我试试，”我说，“看还会发生点儿什么。”

“我们有的是法子对付你这种病人。”他气喘吁吁地说。

于是我知道，是行动的时候了。

“我的衣服在哪儿？”

“操你妈！”还是那句。

“那么我只好穿你的了。给我。”

回答同上。同样的脏话听三遍，实在让人腻烦。我用床单蒙住他的头，拿起那根铁棒，狠狠敲了他一下子。

只花了大约两分钟，我就穿好了这身行头。莫比·迪克^①加香草冰激凌的颜色。难看。

我把他塞进壁橱，然后透过带格子的窗户向外张望。天空中，残月抱着新月^②，在一排白杨树上方晃悠，草坪闪耀着银光。夜晚正在垂死挣扎，无望地跟太阳讨价还价。没有任何东西能告诉我现在身处何方。不过，我的房间应该位于一幢大楼的第三层，在我的左下方还能看到一点亮光，似乎一楼的什么人还醒着。

我离开房间，仔细观察了一番走廊的情况。我左边的走廊两侧还有四扇门，每侧两扇，这些门后头估计跟我的房间一样。走廊尽头的墙上有一扇带铁格子的窗户。我走上前去，外面是更多的地面、树木和夜色，没什么新鲜的。于是，我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门，门，还是门，门缝里看不见一丝亮光，四周惟一的声响是我的脚步声——借来的鞋子总是不合脚，太大了。

①莫比·迪克：美国小说家海曼·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中的巨型白鲸。

②残月抱新月：地球反照现象，即月球的暗面反射地球的光芒而发出微光，在新月前几天的清晨形成残月抱新月，之后几天的傍晚则能看到新月抱残月。

手表显示现在是五点四十四分——手表当然也是那个可爱的小伙子的。铁棒插在皮带下，用整洁的白大褂遮住，走路时来回擦着我的髌骨。天花板上固定着一排灯，功率四十瓦左右，两盏灯的间隔大约是二十英尺。

右手边出现了向下的楼梯。我走下去。楼梯上铺着地毯，非常安静。

二楼也是一连串的房间，跟我住的那层差不多，所以我继续往下走。

到了一楼，我向右转，寻找那间门缝里透出亮光的屋子。

找到了，就在靠近走廊尽头的地方。我懒得费神敲门，径直闯了进去。

有个家伙坐在一张锃亮的大办公桌后面，穿着件俗气的浴衣，正在核对什么账目。这间屋子不是病房。他抬头看见我，两眼睁得老大，眼神很警觉；嘴唇张开，准备大叫。不过也许是看见了我的表情，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而是迅速站了起来。

我把身后的门关好，往前走了几步，接着告诉他：

“早上好。你有麻烦了。”

看样子，麻烦总能引起大家的好奇心，因为在我花了三秒钟走到他跟前之后，他的话是：“你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说，“你将被起诉。首先因为你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然后是因为你玩忽职守，滥用麻醉剂。我已经开始有了断瘾症状，没准儿还会使用点儿暴力什么的……”

他站直了身子。

“出去。”他说。

桌上放着一包香烟，我为自己点上一根，然后对他说：“坐下，闭上嘴。有些事情我们得好好谈谈。”

他坐了下来，不过并没有闭嘴。

“你违反了规定。”他说。

“那就让法庭来决定谁该为此负责好了。”我回答道，“把我的衣服和随身物品给我。我要出院。”

“你的身体状况不允许——”

“没人征求你的意见。要么马上照我说的做，要么你就等着上法庭吧。”

他想按桌上的一个按钮，但我一把推开他的手。

“照我说的做，马上！”我又说了一遍，“我刚进门的时候你就该按那个，这会儿已经太晚了。”

“科里先生，你太固执了……”

科里？

“入院手续不是我办的，”我说，“但我他妈绝对有权离开这儿。我现在就要走，所以咱们还是别浪费时间了。”

“很明显，凭你的身体状况，现在不可能出院。”他回答道，“我不能批准你这么做。我马上叫人护送你回病房，让你上床休息。”

“想都别想，”我说，“否则我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现在，我有几个问题。首先，是谁送我来的，谁付的账单？”

“好吧。”他叹了口气，那一小撮黄棕色的胡子耷拉下去。

他打开一个抽屉，伸手进去。我警觉起来。

我的动作很快，他连保险都没来得及打开就已经脱了手：一枝点三二自动手枪，很漂亮，柯尔特公司出品。我从桌上拿起枪，打开保险，对准了他：“回答我的问题。显然你认为我是个危险人物。也许你想得没错。”

他无力地笑了笑，为自己点上一枝烟。如果这是为了装出镇定自若的样子，那他可犯了个错误：他的双手抖个不停。

“好吧，科里——如果这么做能让你感到高兴的话。”他说，“是你妹妹办的入院手续。”

世界奇妙大事件
8

我一头雾水。

“哪个妹妹？”

“伊芙林。”他说。

没印象。将计就计。“太可笑了。伊芙林和我已经好多年没联系了，”我说，“她甚至不知道我在这个城市。”

他耸耸肩。

“不管怎么说……”

“她现在住哪儿？我要给她打个电话。”

“我手边没有她的地址。”

“去拿。”

他起身走到一个档案柜跟前，打开柜子，飞快地翻了起来，最后拿出一张卡片。

我仔细地阅读上边的内容。伊芙林·伏罗美尔夫人……纽约的地址，我同样没一点印象，但我把它记在脑子里。卡片上还写着，我的名字是卡尔。好，又多了些信息。

接着我把枪插在皮带下，和铁棒放在一起。保险当然已经关上了。

“好吧，”我对他说，“我的衣服在哪儿？还有，你准备怎么补偿我？”

“你的衣服在车祸时全毁了，”他说，“我必须告诉你，你的双腿确实都骨折了——左腿有两处。老实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站得起来，这才过了两个星期——”

“我向来恢复得很快。”我告诉他，“现在，咱们说说钱的事……”

“什么钱？”

“庭外和解费。刚才不是说了嘛，我准备指控你玩忽职守什么的。”

“别开玩笑！”

“谁在开玩笑？给我一千块就不起诉你，现金，现在就要。”

“这种事情我连谈都不想谈。”

“嗯，你最好考虑一下——事关重大呀。想想看，如果审判前我找媒体大肆渲染，对这地方的名声可不好啊。我肯定要联系美国医药协会，各大报纸，还有——”

“这是敲诈，”他说，“我绝不答应。”

“要么现在付钱，要么等到法庭审判以后。”我说，“我倒无所谓，不过现在付款可以享受不少优惠。”

如果他上钩，就证明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这里头肯定有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他瞪着我，我也不知道持续了多长时间。

最后，他说：“我现在拿不出一千块。”

“你这儿有多少？说个数。”

他顿了顿，说：“这是盗窃。”

“算不上，老兄，这叫现金支付，当场提货。到底多少，说吧。”

“我的保险柜里大概有五百。”

“拿出来。”

他打开墙上的一个小保险柜看了看，告诉我里边只有四百三。我可不想为了证实他的话而在保险柜上留下指纹，所以我点头接受，把钱塞进衣兜。

“离这儿最近的出租车公司是哪个？”

他说了个名字，我从电话号码簿上查到号码，同时弄清了这里是美国北部。

我要他打电话给我要辆车，因为我不知道这地方叫什么，又不愿意让他发现我的记忆出了问题。在我拆掉的那些绷带里，有一条是缠在头上的。

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听到了这地方的名字：绿林私立医院。

我掐掉手里的烟头，拿起另一根，在书架旁一张带座垫的棕色椅子上坐下，给双脚减轻了大概两百磅的负担。

“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待会儿你送我到门口。”我说。

他再没说任何一个字。